

古稀打铁匠抡锤打铁四十六载

夏日的午后，天气炎热，空气中没有一丝风，许多人在空调房里依然觉得热。然而在茂南区河西农贸市场旁的白银街打铁铺里，76岁的打铁匠柯旦家站在炙热的火炉旁，抡起铁锤不停地敲打着被烧得通红的铁器。“铛铛铛”敲打的声音清脆响亮，在铁匠这一老行当逐渐远离人们生活的时候，柯旦家始终舍不得放下手中那把打铁锤。

文/茂名晚报记者陈琴

图/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颜东



扫一扫 看视频



柯旦家用打铁机打铁。



老顾客在柯旦家店铺加工产品。



柯旦家不时给铁炉加碳。



柯旦家打铁一干就是46年。

打铁46年，手艺受到顾客好评

说起白银街，老茂名人一定都不觉得陌生，作为茂名最早一批的商业街，它曾给茂名人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。说是一条街，实际却不足百米长，宽度也难以通过一辆小汽车，但在街道的两旁却开着餐饮店、粮油店、香料药材店、祭祀用品店等。在众多的店铺中，一间仅有13平方米的打铁铺是这里开得最久的店铺之一，任周围店铺几度易主，它都屹立不动。

打铁铺的店主柯旦家头发花白，背部略微弯曲，今年是他从事打铁行业的第46年。柯伯从打铁炉中拿出一端烧得通红的铁凿，放在铁墩上，左手稳稳地抓住铁凿的另一端，随后用右手抡起铁锤，朝着热铁反复捶打。在“铛铛铛”的敲打声中，火花从铁凿中飞出，随后，柯伯便将铁凿放进水桶里淬火，“嗤”的一声，水中便冒出一阵青烟。对于较细的铁条，柯伯一般用手工敲打，而对于较粗的铁条，则选用打铁机器敲打。在打铁炉旁两步远的地方放着一台打铁机器，机器上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凝固废铁。

来店铺的熟客都知道柯伯双耳失聪，无法与人正常交谈，当顾客有需求要表达时，柯伯便会递上一支粉笔，让顾客将需求写在地板上。一般的铁凿收费是2元每根，铁的粗细不同价格略有不同，算好价钱，柯伯都会主动告诉顾客。

欧师傅是家住电白的一名建筑工人，他骑车数十公里来到打铁铺找柯伯打铁凿。他告诉记者，自己从五六年前开始来找柯伯打铁凿，打一根铁凿的价钱从最初的1元涨到1.5元，现在涨至2元，价格合理，而且柯伯的手艺好，打出的铁凿既锋利又耐用。“我们现在已经形成默契了，都不用和他沟通，他也知道我们的意图，有些要打成扁的就在地板上写个‘扁’字，有些要打成尖的，就写个‘尖’字。”欧师傅说。

一名中年妇女拿了一把菜刀和一个刀把到打铁铺，想让柯伯帮忙换一下刀把。但显然这名妇女不知道柯伯双耳失聪一事，她向柯伯说了一通，柯伯似乎明白了她的意图，便接过菜刀。拆开旧刀把后发现，新刀把太短了，于是柯伯将刀把的那端放入打铁炉中，烧红后敲打一番，新刀把就装上了。“还以为新刀把不合适，要装不上了，没想到又装上了。”该女士一边满意地笑着说，一边付给柯伯5元钱。

年事已高，匠心不改

柯伯是茂南区新坡镇合水村人，今年已经76岁。前几年，很多顾客会找他打挂钩、菜刀、斧头等，近年来他基本上只打一些建筑工具了。“现在基本只打建筑工具了，每天来的客人也少好多了。”柯伯说。

打铁铺对面一家餐饮店的工作人员阿玲告诉记者，柯伯一般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就到店铺了，早上和中午都是在店铺后方简易的厨房里煮点吃的，直到晚上六七点才回家，忙的时候中午也不休息，晚上有时也干到更晚。阿玲说：“他一年四季基本不休息，有时候忙不过来，他老婆也会来帮忙。”

小小的打铁铺里堆满各种各样的铁器，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陪伴柯伯四十余年的，除了那老旧的打铁炉，还有那张破旧不堪的躺椅。木制的躺椅，有多根棍子已经换上了铁块，多处用铁丝缠绕固定。闲时或者累了，柯伯便会坐在躺椅上，点燃水烟，休息放松一会儿。四十余年过去，柯伯已从一位青年步入古稀，但他抡起铁锤敲打的力气却不减当年，看他站在打铁台前挥动着铁锤，仿佛让人想起他年轻时的模样，也是如此一丝不苟、不辞辛苦。

靠着打铁这一门手艺，柯伯养大了儿女，如今儿女都已经有了不错的工作。谈到未来，柯伯说：“打完屋里的这些材料，我就不打了。”但这句话，他几年前便说过。柯伯的女婿是一单位职工，工作之余也时常到打铁铺帮忙，或者给顾客当“翻译”。他告诉记者，几年前岳父就说过打完屋里的材料就不打了，但是后来又让其进了几批材料，所以谁也说不准他会干到什么时候。

记者手记：

采访当日，天气十分闷热，记者在打铁炉前站了一会儿，脸就被烤得通红，汗水直流，打铁铺的墙上挂着一个风扇，但吹出的风也是热的，柯伯就这样在打铁炉前站了一个下午。此情此景，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、精一行，务实肯干、坚持不懈、精雕细琢”的工匠精神在柯伯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因柯伯双耳失聪，记者的采访也只能通过手写与他沟通，他总是用打铁的间隙来看记者的提问，一方面是不想让客人久等，想快点帮客人打好；另一方面他也十分尊重记者的工作，积极配合采访，由此可见，他处处与人为善的性格，总是随和地待人处事。